



獨克宗茶風鼎盛

獨克宗是滇茶進藏第一站，是藏區最早獲得茶葉的地方。這一便利，大大推動了獨克宗的飲茶文化。獨克宗自古喝茶之風鼎盛，有人形容獨克宗人茶不離嘴，嗜茶如命！

都知道藏區同胞「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獨克宗人家飲茶的嗜好更深。獨克宗人對酥油茶的飲用嗜好，用一句話來總括，就是餐不離酥油茶。在獨克宗，喝酥油茶的人約佔四分之三(即75%)，而且是餐餐離不開喝酥油茶。一般而言，獨克宗人家最少一日三餐都需要飲用酥油茶。有部分獨克宗人家，甚至不僅僅限於一日三餐，而是一日幾餐都飲用酥油茶。比如說正午餐過後，在下午三點至四點左右，部分獨克宗人家，需要進餐喝茶。獨克宗人將這時段進餐稱之為小晌午（獨克宗藏語稱為za）。還有部分獨克宗人家，有吃夜宵的習慣，吃夜宵同樣少不了飲用酥油茶。獨克宗人到野外勞作，同樣忘不了帶上打製酥油茶的茶具。無論有多忙碌總要抽出相應的時間，在野外間地頭燒上一籠火堆打製酥油茶，然後美美地就着酥油茶進食。

從日常生活之中看獨克宗人家飲用酥油茶的習慣，也不同於其他民族。在獨克宗，酥油茶既是飲，又是食，不但每天都要喝，且要喝足，否則就會覺得「身上不舒服」。

據說有些人每天要喝多達60杯酥油茶。除了作為飲品外，酥油茶還可以作為食物的調味料，以及治療感冒和補充體力的藥物。獨克宗人飲用酥油茶的習慣是將酥油茶列入正餐之中，酥油茶是獨克宗人家正餐中無可替代的飲品。牧民家庭一般每天有四次較正式的飲茶。早茶要與炒麵或糌粑一起食用，茶喝足了一天才有勁。午茶喝茶時也要吃一些糌粑。午後茶一般在下午五點左右，此時正是放牧時間，屬於加餐茶。最後一次茶是晚茶，忙碌了一天的人們圍坐在爐火旁，喝茶享受家人團聚時光。在獨克宗，還有一種集體飲用酥油茶的傳統。比如說在婚喪嫁娶和喬遷之喜等等的宴席上，將酥油茶列入正餐來招待客人。從獨克宗人飲用酥油茶的次數，就能夠直觀地了解獨克宗人飲用酥油茶的程度。完全可以用「茶不離嘴」來形容獨克宗人對酥油茶的嗜好程度。在獨克宗一些老人中，還有一種「茶頭疼」的病。這種病實際上是因長久飲用酥油茶而產生「茶癮」。上了癮的老人家，需要不停地飲用酥

油茶，停一會不飲就會犯「茶頭疼」。

逛獨克宗古城，藏餐是必選美食，藏餐美食就必選酥油茶。作為幾百年就熱鬧繁華的茶馬古道第一站，古城有着太多故事。品歷史，聽故事，就得就着酥油茶才夠味兒！在獨克宗的藏餐廳裏，酥油茶多以鹹口為主，而且大多是以大壺、小壺的形式售賣，不夠還可以續杯。有家哈巴酥油茶館，據說最美味，已開了10多年，生意一直很火爆。這家的酥油茶特別純，奶味加核桃味，一點都不油，特別絲滑的口感。這家的糌粑也是最好吃的，口感鬆軟有嚼勁。

茶葉本身進入藏區，就是一種文化碰撞交流的過程。來來往往獨克宗的人們，將自身的文化碰撞交融沉澱。酥油茶，包含了獨克宗的人文文化。獨克宗人喝酥油茶有不少講究，因而也創造了許多喝酥油茶的特色文化。

獨克宗地區藏族喝酥油茶時，常用茶碗是木碗。獨克宗人將喝酥油茶的木碗稱為隨身攜帶的「情人」。這種喝酥油茶的藏式木碗分普通型和名貴型兩類：普通型木碗，一般採用較為大眾化的山茶花木（杜鵑木），不加鑲飾，但也美觀大方，十分耐看，具有山野之味，令人想起大山、森林。名貴型木碗，多選用優質的根瘤，其中薺枝根瘤被推崇為「木寶」，其質地花紋絢麗多彩，有的花紋如溪水清漾，似有泉水潺潺之聲，有的如連綿起伏之山巒，予人凝重之感，有的似柔姿曼舞的少女，有的好似步撼山嶽的金剛。如若鑲上銀飾，又增添了無上的光彩，讓人目不暇接，玩味無窮。木碗的上漆工藝也十分考究，一定要用藏漆，用此漆使木碗增色不少，其光澤度甚好，絕緣性強，並且耐酸鹼寒熱，不需打底色便能泛金黃之色，顯示出一種古樸厚實的原始美。更為有趣的是，這些木碗還分為男女兩式。男式木碗底部與碗口間距較小，碗口外開，放在桌子上，給人鐘鼎落地的雄性力量之感，體現了藏族漢子剛直、勇猛、淳樸的特點，給人以陽剛之美的「感覺」。而女士木碗，碗口與底部間距較大，形如少女乳房，光滑如玉，給人纖細嫋婷的陰柔美感。當然，同木碗配套的還有酥油盒、糌粑盒以及各種各樣的木製小酒杯，其樣式、色彩裏包含有藏族、納西族和白族的「文化氣味」。現在獨克宗的藏式木碗已經成為古城最具民族特色的實用



工藝品，凡來到獨克宗和香格里拉的人幾乎都要買一套當地特產的木碗帶回去作紀念。

在獨克宗及其所在的古中甸地區（今香格里拉）很早就流行一種「茶會」。茶會是當地藏族等民族男女青年們的集體社交活動。茶會的時間在雙方約定的當天傍晚開始，直到第二天黎明結束，唱歌、對唱，通宵達旦。茶會由主客雙方組成。主方稱「扎里」，意思是備茶，客方稱「扎湯」，意為喝茶。茶會的主方應準備好酥油茶，對客人表示熱烈歡迎。茶會就是歌會。若一個村裏的男青年邀請了兩個村子裏的女青年，那歌會的場面將更加激烈。在這種社交場合中，可以談情說愛，可以通過歌聲抒發自己的感情和表達自己的嚮往，可以通過歌會來度過結婚前的歡樂歲月，在這種場合中尋找到自己的情侶知己。

赴茶會的男女青年，通過互相認識，互相了解，建立情誼。第一次茶會上認識的，不到三年的為新交朋友，稱新姐妹；三年後稱為老朋友，稱為舊姐妹。在彼此的交往中，騎馬相遇也要下馬相讓，使用甜甜蜜蜜的語言，互相問候，表達感情，以示尊重。茶會上主要由客方唱歌，主方則在段落間隙回敬一兩首。如果是新交朋友的茶會，就用較長的時間說話，更直接表達自己的心意，卜情卦、互換紀念品。紀念品分18年相交的和終身為伴侶的標誌兩種。18年相交的標誌是互相持帶手巾，說明在青年時代互不相忘，做親密朋友。願為恩愛夫妻的標誌是把男女雙方的衣袖或衣帶割下互換，表示一世不再分離。茶調有讚茶調、歡聚調、情誼調、分別調、傷心調、約會調等等。這些茶調，有的歡快，有的哀愁，有的激昂，有的深沉……類似此種茶會的習俗，據說在雲南的許多民族中都有。這些習俗以「茶」為支點，由此引發出一種群體社會活動，「茶」文化巧妙地和滇西北藏民族習俗結合了。

生活點滴

秋雨喚起思鄉情

黃昏來臨，窗外下着雨，雖然已是秋天，但氣溫未徹底涼透。撐着雨傘走在路上，腳踩着那片片落葉，腦中的思緒隨着破碎聲音浮現，許多迷糊的往事就因此而被驚起。

母親離開我已經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她晚年生活，我與她一起的時間不多，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和她在一起的點點滴滴。

小時候，我很喜歡秋天來一場大雨，尤其是剛剛種完地瓜的時候。自由地有遠近，近的用來種植蔬菜，遠的則多數用來種植地瓜。地瓜苗種下後，隔三差五，母親就要去澆水。而且母親是在早上時段去的，因此母親會叫醒我陪着一起去。

地瓜可在3月至9月期間種植，夏天每個星期需澆一二水，以免土壤太乾燥致地瓜長不大。夏季種植收成較多，但蟲害也高，秋天種植較少蟲害，但長出的地瓜較少。

種植地瓜時通常用地瓜藤，種植苗的長度約4至6葉，每葉長的根都會長地瓜。種植時先在園地上挖溝做畦，放上一些農家肥，然後將地瓜藤以斜40度埋入土裏，植後澆濕土壤，需持續澆水約1個星期，見地瓜葉挺起，長新芽即存活。約一個月後施肥及將藤蔓拉起，左右互換，使其不會在土外生根，種植3個月後便有收成。

我們通常都是在夏季末開始種植地瓜，夏季雨水多，雨水滋潤着被曬乾了的泥土，若是秋雨來得及時，雨後地瓜生長得很快，結出的地瓜便會多且大。

有許多生命都在秋雨後展現出精彩的變化，生活中的點滴也給我留下了許多難以磨滅的印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剛從香港探親回到山區小縣城，不幸得了病毒性肝炎，我害怕住醫院打針，決定回小山村居住，用草藥治療，是母親陪着我回老家住了半個多月。母親在老家的鄉親那裏買了小白兔和小母雞，以及治療肝病的草藥，每天用兔子或小母雞煲草藥給我治病。因為搬了家，老家的房子沒有安裝電燈，晚上照明只好用煤油燈。母親本來就害怕燈黑獨處，可為了給我治病，也顧不了那麼多了。在母親細心地照顧下，我的病情逐漸好轉。天下慈母心難以用金錢來衡量。

秋天的雨給我留下了太多的回憶，下雨天，母親會為我們兄弟姐妹做小小解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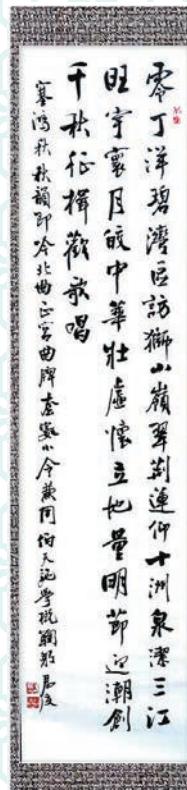
秋季也是芋子開始成熟的季節。雨不停地下着，母親頭戴竹笠身穿蓑衣，肩扛着鋤頭，走到種有芋頭自由地，挑選一兩顆芋頭，挖出小芋子，沖洗乾淨，給我們做芋子包。雨水順着屋簷「滴答滴答」地落下，廚房門口濕漉漉的，廚房裏母親在熟練地做着芋子包。

此刻站在室外空曠的地方，呼吸着雨後的清新空氣，便會想到古詩的描述：「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秋雨，洗滌了心靈，讓人充滿着期待。

窗外的雨還在下着，我的眼淚也在流淌着，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母親走的時候還不知道她的孫子已被香港排名第二的大學錄取，她一向掛念着我家的情況，她明白我的人生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是經過了許多坎坎坷坷的歷練，她對我有一種特別的柔情，這種情只有我自己能夠感受到。

今年4月，我帶着小兒子回去與母親小住了五天，原本想等大兒子入讀大學後接母親來香港暫住，然而她卻不敵腦梗，去了另一個世界……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塞鴻秋·秋韻即吟

北曲正宮曲牌。套數、小令兼用。

施學概（伯天）鞠躬

零丁洋碧灣區訪，獅山嶺翠劍蓮仰。
十洲泉潔三江旺，宇寰月皎中華壯。

虛懷立地量，明節迎潮創。

千秋征楫歡歌唱。

癸卯年八月廿五日

2023年10月9日

來鴻

化作春泥更護花 ——懷念李克勤先生

10月10日凌晨5點23分，德高望重的洪雅文化人李克勤先生去世，享年94歲，早上細雨飄飛，恰似懷人的愁雲。我懷念的一幕，是參加洪雅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搜集整理的日子。

那是1986年12月23日，我到縣文化館去看書，在報刊閱覽室，碰到了李克勤先生。我和李克勤先生是熟悉的。1983年7月初中畢業因家貧輟學回到農村後，我邊幹農活邊開始文學創作，希望通過文學改變自己的命運。1984年3月15日參加了洪雅縣業餘文學創作座談會，是參會中年齡最小的作者。李克勤先生教過書，當過縣委宣傳部幹事，是縣文化館資歷豐富的群眾文化輔導幹部。他待人熱情，和藹可親，接觸後留下深刻的印象。簡短招呼之後，他忽然問我願不願意到文化館搜集民間文學？我感覺這是好事情，連忙點點頭。他將我領到文化館二樓他的家裏。他說，為搶救民間文化遺產，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聯合發文，要編纂《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國家也把這項文化工程列入了「七五」期間重點科研項目，要求1987年務必結束普查工作。「縣裏的這項工作一年前啟動後，各鄉鎮文化站交上來的資料不全面，質量也不高，你的任務就是去查漏補缺，把那些沒有搞好的鄉鎮搞好，沒有啟動起來的鄉鎮啟動起來。這樣的工作，對你今後的文學創作也有幫助。」李克勤先生又說：「之所以聘請你，是考慮到你酷愛文學，有文字基礎，又能吃苦耐勞，如果安排其他工作人員下去，人家抬個凳子來，他還要吹上面的灰塵才坐，又怎麼去開展工作呢？至於報酬，每天補助你1元5角錢，車費、船費另外報銷。住宿呢，我們會給鄉鎮打招呼，讓他們協助解決。」就把旅館票拿回來報銷。」臨出門，他又說：「紅星鄉還沒有文化專幹，如果你把這項工作做好了，我們推薦你去當文化專幹。」

去的第一個鄉是紅星鄉，鄉黨委書記是位女同志。她看了縣委宣傳部開具的介紹信，在上面斜着簽署了「同意在我鄉範圍內收集民間文學資料，請各地給予方便」，並叫人蓋了「紅星鄉人民政府」的公章。為啥找縣委宣傳部開具介紹信呢？因為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的主任和主編是宣傳部副部長朱德貴，李克勤先生是副主任兼任辦公室主任。沒用文化館的介紹信，大概是怕鄉上不買賬吧。但以後到其它鄉鎮，就直接由文化館開具介紹信了。

那時候改革開放也還不久，很多民間藝人都害怕說錯了話，不願意口述民間文學資料，洪雅是個山區縣，交通不發達，班車只能到達部分鄉鎮，我又是一個臨時工作人員，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於是每到一個鄉鎮之前，李克勤先生都會主動打電話，利用他的聲望和影響，請鄉鎮政

◆ 羅大佺

浮城誌

素秋

◆ 管淑平

古人鍾情於四季，並分別賦予「青春」、「朱明」、「素秋」、「玄冬」的美稱。這幾個詞語都有著明顯的色彩與精神氣象。春，是從青綠中化開的，是希望的萌動；夏，是張揚的紅色，是熱情與活力的展現；冬，是黑壓壓的，天地之間，一派深沉，萬物都沉沉地睡在冬天的懷抱。只有秋天，不濃不淡，一個「素」字，就扣開了秋天的門扉。

素，是一種不深不淺的色澤，簡約而不紛繁。比如窗外素淨的天空，女子素白的長裙；素，是沒有過多的修飾，如佳人的素顏，素淨的臉龐，沒有濃妝艷抹，卻簡單出塵；素，是沒有過多的追求，說一個人生活得很素，素食、素衣、素居，看似有些清苦，但卻內有清歡。素，也是一種生命的高貴，素心，即心裏容納的東西不多，心不是滿的，才能虛懷若谷，心有縫隙，才能承載萬物。

秋天，也同樣是素淨明媚的。有人說秋天不近人情，說它「老氣橫秋」；也有人說秋天蕭瑟淒清，夾雜着種種愁緒，是「離人心上

秋」。我覺得，「素秋」二字，更有意蘊，不是稜角分明，而是平易近人。秋在五色中屬白，大抵，古人正是看到了這份簡約，才取了「素秋」這個親近又典雅的名字。

秋天的素，更是一種精神狀態。春之生，是朝氣與希望的湧動；夏之始，是精力與思緒的充沛；秋之素，則是一種返璞歸真的通透。似乎先前的種種追求與經歷，到了秋天也變得無足輕重，無關緊要，秋之素，是要讓我們學會做減法，學會收斂，學會斷、捨、離，而不是追求熱鬧與繁華。看霜打紅葉，感受到秋霜裏還帶着一種奇崛的力量。秋露從清涼，再凝聚為草上清霜。放眼秋天的全部節令，從立秋到霜降，明媚分明，無不像是一本樸質的素雅集。素秋，是秋天最真實的模樣。有時，看到秋風掃落葉，心中不免覺得有些淒涼，但是，當一枚枚落葉融入大地，成為了呵護樹木與花朵的泥土，才知道，原來素的背後，是一種蛻變，是耐得住寂寞與平凡，受得住艱辛與苦楚，才能守得雲開見月明。



克勤先生，一路走好！◆《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四川樂山市洪雅卷》作者供圖